

前蒙古纪事本末卷上

蒙兀始基

相传，古时蒙兀与他族战，全军覆没。仅遗男女各二人，遁入一山，斗绝险巘，惟一径通出入，而山中壤地宽平，水草茂美。乃携牲畜輜重往居，名其山曰阿儿格乃袞。二男，一名脑古，一名乞颜。

乞颜，义为奔瀑急流，以其膂力迈众，一往无前，故以称名。后世地狭人稠，乃谋出山。而旧径芜塞，且苦艰险。继得铁矿，洞穴深邃，爰伐木炽炭，篝火穴中。宰七十牛，剖革为筒。鼓风助火，铁石尽熔，衢路遂辟。后裔于元旦锻铁为炉，君与宗亲，次第捶之，著为典礼。

朵奔巴延居于斡难、克鲁伦、土拉之河发源地之不一罕哈勒敦山。

土敦迈宁生九子而卒。其妻莫奴伦，亦称莫奴伦塔儿袞，义谓有力。居于诺赛儿吉及黑山之地，畜牧饶富。每登山以观，牲畜遍野，顾而乐之。

时有札刺亦儿部，居克鲁伦河滨，以车为阑，每一千车为一库伦，共有库伦七十。常恃其众与乞觥战争。乞觥遣大军至，札刺亦儿人藐视之，隔河而招，速请过河取我牲畜。然乞觥军盛，束筏渡河，大败其众，俘戮无算。有败众以七十车载老幼，逃至莫奴伦牧地。饥困，掘速都逊草根为食。以是地多坎窞，莫奴伦见之，谓我子之牧地，何得践扰。以是致争鬪，莫奴伦及其八子皆被害。幼子海都之伯叔纳臣，娶肯布特氏女，居妇家。闻难来视，则惟海都被匿得免。其后，率族众攻札刺亦儿人，取为奴仆。海奴迁于巴儿忽真土窟姆，为蒙兀之外界，造路于河上通往来，名曰海都赤拉勒海。纳臣则居于斡难河。

哈不勒汗威望甚盛，统辖蒙兀全部，是时始有汗号。金主闻其名，召至。礼遇甚优。金人多诡计，哈不勒汗常恐饮食中毒，筵宴时，每託词沐浴，而离席呕

吐食物，乃复入席。众皆惊其饮啖过人。一日酒醉，鼓掌欢跃，捋金主须。廷臣怒其失礼，金主不怒而笑，哈不勒汗惶恐谢罪。金主谓小过，释不问，扔厚赠遣归。金之大臣谓纵此人将为边患，遣使要以返。哈不勒汗不从，辞意强横。金主再遣使往，哈不勒汗他往以避之。使者归，遇诸涂，挟以入朝。中道遇其谄达赛义柱歹，告之故，赛义柱歹谓彼无好意，因赠良马，俾乘间逸脱。比至夜，金使以索繫其足，不得逸。次日书时，始得间，疾驰而返。金使追至，哈不勒汗妇蔑台，火鲁刺思氏，居金使于自居之新帐。哈不勒汗告其妇及其部众，不杀此辈，我不免于难，汝等不助我，则我先杀汝等。众诺，杀金使。未几，哈不勒汗病卒。哈不勒汗六子出一母，母曰呼呵忽郭斡，翁吉拉特氏。其弟赛因特斤遭疾，聘塔塔儿巫者乞儿奇儿布图依治之，不效而卒，杀巫者。塔塔儿人怒，以是构兵。哈不勒汗六子，助母族与塔塔战于贝阑色夷阔端之地。合丹把阿秃儿刺塔塔儿酋木秃儿，把阿秃儿中其鞍及其马，木秃儿坠骑致伤，医治一载方愈。继战于攸刺伊拉克，复战于开尔伊拉克，木秃儿究为合丹所杀。

其后，俺巴该娶妇于塔塔儿。部人乘机报怨，并乌勒巴儿哈合擒之，以献于金。金人正以杀使为忿，乃制木驴，钉之于驴背。金设此刑以治远人之不服者。将临刑，俺巴该遣从人布勒格赤告金主曰：『汝非能以无力获我，乃藉他人之手，又置我于非刑，我死，则合丹太石、布荅忽都刺汗、也速该把阿秃儿父子，必复汝仇。』金主曰：『汝为此言，可以告汝族众，我不畏也。』纵布勒格赤，予以马，使归。马不良于行，遇朵儿奔部，请假马，不允。步行归告族众，会议复仇。以忽都刺为汗，入金界，败其兵，大掠而归。

忽都刺哈汗最勇，蒙兀有歌曲，称其声音洪大，隔七岭犹闻之。力能折人为两截，每能食尽一羊。

日者独出，臂鹰而猎。遇朵儿奔人，欺其无从者，追捕之。忽都刺逃，马陷于淖，自马背跃登彼岸。迨追者去，乃拔马于淖，乘以归。家人始闻信，以为必死。其妇独不谓然，既而果归。且曰：『我今出猎，而徒手以归，无以对众。』复入朵儿奔牧群，驱其马以返。也速该等已设筵祭奠，见其无恙，则大喜，撤祭筵共享，其妇以为我言不谬。